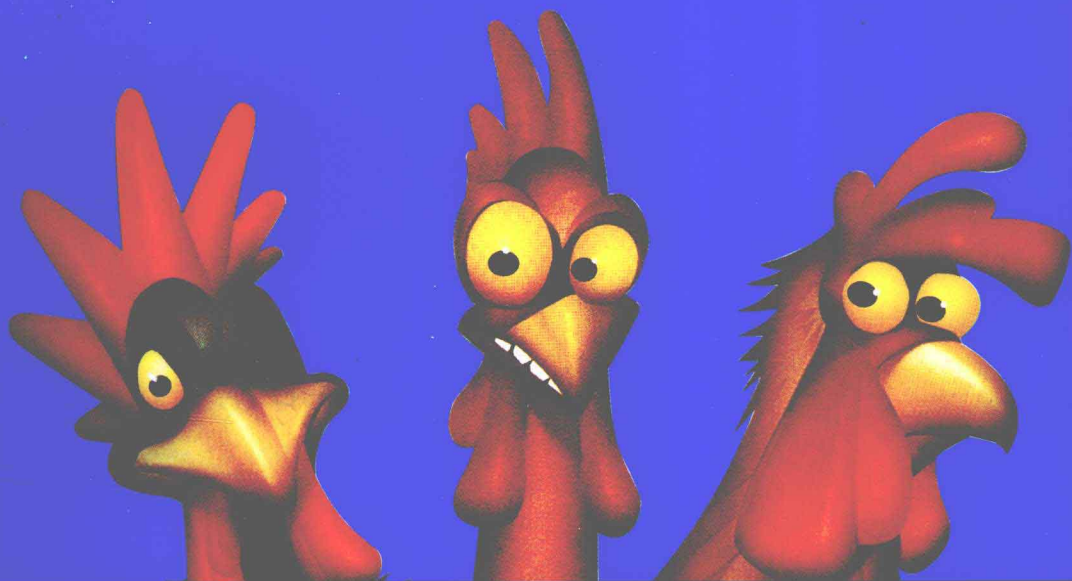




幸灾乐祸心理学

(美) 埃里克·G. 威尔逊 (Eric G. Wilson) 著 马振晗 译

为什么人人喜欢围观热闹？
最黑暗、最残酷的心理学

Everyone Loves a Good Train Wreck
Why We  Away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UBLISHING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幸灾乐祸心理学 / (美) 威尔逊著 ; 马振晗译. —北京 :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402-2635-0

I. ①幸… II. ①威… ②马… III. ①社会心理学—
研究 IV. ①C9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7429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2-8625

EVERYONE LOVES A GOOD TRAIN WRECK: Why We Can't Look Away
by Eric G. Wilson

Copyright © 2012 by Eric G. Wils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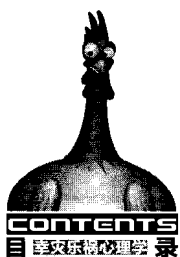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arah Crichton Books, an imprint of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LLC, New York.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arah Crichton Book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幸灾乐祸心理学

著 者: (美) 埃里克·G. 威尔逊
译 者: 马振晗
责任编辑: 李瑞芳 夏 艳
封面设计: 颜森设计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53号
邮 编: 100054
电话传真: 86-10-65240430 (总编室)
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4
版 别: 2013年3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2-2635-0
定 价: 29.80 元



第一章

人类的灾难，令我“为之倾倒” / 1

看还是不看，这是个问题 / 3

只要受害者不是我 / 7

与死亡有关的感觉 / 9

病态的好奇心 / 14

自制的垃圾恐怖片 / 16

迷上堕落与毁灭 / 20

病态，也是一种本能 / 23

祖母的葬礼 / 26

渴望经历他人的苦难 / 30

“黑色剧情”的是是非非 / 32

在凶险的环境中探索 / 36

第二章

“观赏”灾难，是一种自我净化？ / 41

激动人心的大劫案 / 43

无意识的阴影 / 46

灾难的另一面 / 52

“净化理论”的挑战 / 57

我对恐怖电影的迷恋 / 62

吃掉孩子的神灵 / 67

恐怖中的壮观 / 70

第三章

最残忍的凶手，竟是“偶像明星” / 73

那些恶棍中的极品 / 75

关于杀人狂魔的悖论 / 79

作为替罪羊的圣徒 / 81

天价的“凶手纪念品” / 84

与凶手“亲密接触”	/ 88
难道，我错了？	/ 93
当我们看到他人的不幸	/ 99
正直面具下的消极侵犯	/ 102
从“糗事展览”说起	/ 105
一种自我释放	/ 108
迷恋真实的恐怖	/ 110

第四章

触摸死亡，也会上瘾 / 113

探索生死之谜	/ 115
残酷背后的心理缓冲	/ 117
终生难忘的绞刑	/ 122
性冲动与死亡迷恋	/ 126
微妙的距离感	/ 130
卑劣的搏击秀	/ 134
从受虐到虐杀	/ 139
发自内心的破坏欲	/ 144
死亡的狂喜	/ 152
讣告收藏者	/ 158

在墓地中迷失自我 / 161

黑暗旅游 / 164

“消费”他人的不幸 / 169

第五章

“病态”，蕴含着无穷的力量 / 175

病态之光，比太阳还亮 / 177

谈谈我的躁郁症 / 180

生命的低点，预示着顶点 / 189

教条与病态，一体两面 / 191

如此剧情，你怎么看？ / 194

从嘲笑到被打动 / 197

异常强烈的持久兴趣 / 2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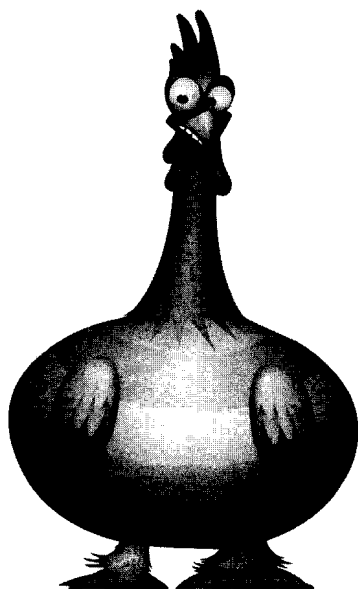
快来看啊！ / 207

致谢 / 213

第一章

人类的灾难，令我“为之倾倒”

突然出现一片刺眼的白光，就像有人将摄像机对准了太阳一样，然后是三个树冠。有个东西进入屏幕，仔细看，发现是一个人。紧接着，另一个人也跟进来了——哦，是那个扮成猪头妖怪的人，他手里握着一把斧头。此时屏幕一闪，出现了大火。火焰周围有四个男孩，低着头。斧头横在空中，正要向下砍去。黑色的液体溅出，一个带着头发的圆状物从树叶上滚过，紧接着屏幕变黑！



Everyone Loves a Good Train Wreck
Why We Can't Look Away

幸灾乐祸心理学

(美) 埃里克·G. 威尔逊 (Eric G. Wilson) ◎著 马振略◎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看还是不看，这是个问题

“别再看了！”

妻子珊迪不止一次地对我提出这样的要求。每一次我都听得清楚，并且告诉自己应该克制，甚至有一次还将头朝着她的方向扭过一半，但我就是无法让自己的双眼离开屏幕。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沉溺于其中，不断把自己的心绪交给愤怒、忧伤和恐惧以及由过失带来的乖张的喜悦：我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做，但就是停不下来——观看别人不幸的遭遇，会让我兴奋难耐。

时光流淌，又到了晚餐时间，从早晨我上班时起就是这个样子。那一刻，我刚吃罢早饭，将书包挎在肩膀上。书包里装着午餐和当天讲课备用的书（一本关于济慈的《秋颂》）。我握住门把手，准备离开，这时，妻子珊迪向我跑来，手里还抓着手机，对我说道：“打开电视。”

我按她说的做了，然后就出现了下面的画面。一架宽可容纳百

人以上的亮白色喷气式客机缓慢地撞上了一座细长的矩形塔，矩形塔在九月的阳光下闪着银光。爆炸悄无声息地膨胀，摩天大楼变成了黑色的巨浪和翻滚的火焰，恰如一支巨大的蜡烛。

停下之后，这组画面又重放了一遍——没有声音，只有同样的慢镜头。重播，再重播，每一次都让我更加着迷，虽然没有意义，恰如离奇的梦境。

没有一句解释，不属于任何熟悉的故事，找不到可靠的因果联系和特征。这是一场纯粹到极致的毁坏。我看了又看。

我们都知道这场灾难意味着什么，但我依然想要再看一遍，甚至还想看到让事情变得更为恐怖的时刻：另一次猛烈的撞击，导致更多的高楼被夷为平地，碎片散落各地……

——这一天，是2001年9月11日，一个很多无辜者因恐怖事件不幸遇难的日子。全世界都为之震惊。

珊迪打破了我在那天早晨的病态走神，她招呼我：“你过来。”当我面向她时，她挺着大肚子出现在我面前。她隆起的肚子里，是一个三个月大的小家伙，若不是身处母亲体内温暖而黑暗的环境中，孩子此刻也会看到电视里惨绝人寰的灾难场面。

我们拥抱在一起，心中有着无言的恐惧：如果一个婴儿处在这

种灾难之中，又该如何？我们坐在一起，继续观看电视里的惨祸。

一个小时后，我开始向我所在大学的办公室出发。至此，我已经将撞击高塔的录像看了近二十遍。然而，我还是忍不住打开电脑，进入互联网，再次搜索刚才看过多次的灾难景象。

由于我是老师，有学生要教，所以只好强制自己离开电脑屏幕。我对学生的授课仅限于泾渭分明的三个部分：告诉他们下堂课我们要开始学习济慈——不管他们目前的能力是否能应付；放学后，将他们赶回宿舍；给他们家里和朋友打电话。

课间时，我持续观看灾难的转播，中间给我的妻子珊迪打了电话。在电话中，我们相互告慰。

下午五点的时候，我回到家中。珊迪正在厨房里忙着准备晚餐，准备做一桌最佳的育儿饭菜。

咖啡机旁边有一个小屏电视，与客厅里的那台一样，是关着的。拥抱过妻子之后，我打开了小屏电视。电视里面再次播放恐怖分子驾驶飞机与大楼相撞的画面，此刻却奇怪地让我感到欣慰，这种感觉简直令我无法想象。还有，尽管这样说可能显得耸人听闻，但我还是要说，这组画面有着一一种阴森的美丽：逐渐胀大的乌黑烟雾团，映衬着蓝色的地平线。

这个镜头让我产生了如此惊人的思想：“这是一场极其罕见的灾难，后果是无法挽回的，而在撞击发生的时候，我还活着。”我感到欣慰，又觉得羞耻，两者很难调和。

“过来一下！”珊迪对我说，“别再看了，关掉电视，来帮我择菜。”

但我还是要继续看下去，不顾她再次喊我停下。我完全沉浸其中，直至入夜。

只要受害者不是我

看，还是不看？这个想法压在心头，恐怕要伴随我一生。一个声音告诉我，别盯着那些病态的东西；另一个声音却敦促我一定要看下去。这真是左右为难啊。

轮到我从位于高速公路一侧的事故现场前通过了。我告诉自己，要一直目视路面，不要让自己为了一时的邪恶快感，而成为阻碍交通的事故看客中的一员。但是恶念最终还是胜出，我意识到自己正在注视，因其伴有负罪感，我更加喜欢这种感觉。我刹住车停下观望，直到后面的车鸣笛催促，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在高中的时候，我一听到咖啡馆里有打架的声音，就和大伙儿一起凑过去看热闹。为了获得一个更好的观看角度，我还用胳膊挤开同学。这时，羞耻和兴奋会一起涌上心头，有一些野蛮，但也充满了生命的刺激——我看到，一个男孩在狠揍另外一个男孩。

在以上两种情况——当然还有其他类似的情况——之下，总有

一种力量驱使着我非看不可。那是一种如鲠在喉的感觉，紧随其后的总是不可避免的咳嗽或吓人的喷嚏。一旦开始，就无法控制。解除好奇心的唯一办法是索性来个痛快。

我猜想，人们在面临病态事物时，心头会充满愧疚感。影视新星的自杀，震惊世界的惨案，飓风的巨大冲击力，狮子冲入羚羊群，房倒屋塌的残骸碎片……这一切，都能吸引我们的关注，因为这些恶性事故都能把我们引向毁灭。

我们都喜欢围观事故，因为我们迷恋破坏，越黑暗越迷人。我们最大的愿望和秘密是：让更多的灾难降临吧——只要受害者不是我！

与死亡有关的感觉

在文明社会，所有的父母都会鼓励孩子们争做英雄，至少要亲近那些美好的事物，做个好人。他们教导我们远离那些可怕而猛烈的、与死亡有关的东西。

但尸体曾经有过属于自己的时代。正如历史学家加里·拉德曼说的那样：“对死亡与日常生活的隔离，是近期才形成的。”直到20世纪的最初几年，大多数美国人最后都是在自己家中咽气的。成人与孩子都要与死亡作亲密接触——通过声音、气味以及由其产生的痛苦和随后的平静。但在上世纪50年代之后，医疗卫生产业逐渐接管了人们的出生与死亡。现在的死亡要在受过良好训练的医生、先进的医疗技术以及一尘不染的房间的呵护下完成，不难理解，几乎每个人都会在医院走完最后一程。

换句话讲，现代医疗手段为重症患者保留了最后一丝存活希望：好心的医生将不惜一切代价保证我们的生命。历史学家菲利

普·阿里斯对这一狂热进行了如下的描述。从20世纪起，死亡不再被看作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而是被视作医疗救治的失败以及一种“经济资源”的损失。这是那些视救死扶伤为己任的医生的态度。其实，谁都明白，医生并非“全知全能”，有些疾病注定是无法医治的；然而，对这个事实，大家总是选择性地忽略，比如，只要患者死在手术台上，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主刀医生的责任，是医疗事故”。

医院对和死亡有关的东西百般避讳，殡仪公司也是如此。当医生被死神打败之后，殡仪人员要对尸体上的损伤进行处理。他们让我们看不到尸体上的腐坏。通过防腐处理，他们延缓了尸体的腐烂。他们将尸体放入一个精致的棺材里，看起来更像是一张床而不是盛放遗体的容器。他们还对尸体作了整容，使其看起来像活着一样。

绝大多数人并不讨厌尸体，只是厌恶尸体腐烂的样子。我们将午餐中的炸鸡看作是营养丰富的美食。我们擦手用的湿巾是一种装在塑料袋中的带有消毒水味道的小纸巾，这种消毒水的味道在医院甚至太平间都经常出现。此外，我们热衷于将所有病原菌杀得一个不留，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一天要往手上倒好几遍糊状的洗手液。我们的浴室塞满了各种杀菌香皂和抗生素。至于整形手术——